



# 史家胡同的旧京盛况

文/海纳川 图/肖文津

“一条小胡同，半部中国史。”说的就是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的史家胡同。这个胡同的24号院，就是史家胡同博物馆。从东单往北走，过了协和医院，过了金宝街，再走几百米，就可以看到史家胡同的标牌。然后右拐往东，走啊走，一抬头，史家胡同博物馆的大门，就在胡同南面。不要票就能参观。



迈进金柱大门，首先看到的是回廊、古树、瓦舍、长檐，古朴典雅，精致美观。

忍不住问门口的保安：“这里是谁的故居？”他带有几分自豪地回答：“凌叔华呀！大才女，陈西滢的夫人。”

我听了一惊，陈西滢是鲁迅的第一个论敌，也是鲁迅最大的论战对手，其实两人并无个人间的实际

交往，据说在泰戈尔访华期间，只有过一次握手之缘。只是以前我不知道，陈西滢就是凌叔华的丈夫。而且夫妻二人，就住在史家胡同24号院。

凌叔华1900年3月25日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仕宦与书画世家。其父凌福彭，与康有为是同榜进士，曾任保定知府、直隶布政使等职。凌叔

华凭借家庭的影响和自己的才华，在文学创作和绘画方面，都有非凡的成就。

史家胡同博物馆的展牌上，这样介绍凌叔华：她是辜鸿铭和周作人的得意门生，她是中国文学史上与冰心、苏雪林齐名的女作家，她是新文化运动新媒体《现代评论》的创办者之一，她是国立武汉大学文学学院的第二任院长，她是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任代表，她在文学和绘画上都颇有造诣，被人称为民国才女。她的作品《花之寺》《女人》《小哥儿俩》等都曾誉满京城。

想当年，很多文坛盛事，都发生在史家胡同的这个小院。1924年5月，印度文豪泰戈尔访华时，凌叔华就在这个院子的自家书房里设茶会招待他，当时胡适、徐志摩、丁西林、林徽因等，都参加了。

史家胡同博物馆虽然只是一个两进小院，却开设了8个展厅，讲述了很多旧京盛事。这里曾是赴美留学生的考试地，也曾经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办公地。诸多老一辈著名表演艺术家，都是从这个院里走出来的。



## “信口雌黄”的“雌黄”是什么？

文/李向伟 图/朱慧卿

说起雄黄，可能大多数人都听说过。实际上，雄黄和雌黄是伴生矿，化学成分差不多。

雌黄在中医里是一味药。雌黄虽也可以入药，但最常用的功用，却是颜料。它是一种黄色颜料，古人绘画时经常用到。有现代学者曾从莫高窟的彩绘壁画中，分析出雌黄成分。

魏晋时期，为了使麻纸更结实、更防蛀，就用黄柏汁液将其浸染，变成黄色，称黄麻纸。写字的纸张是黄颜色的，雌黄就成了最好的涂改液，写错了，用雌黄涂一下，便覆盖掉了。北宋科学家沈括在《梦溪笔

谈》中说：“尝校改字之法：刮洗则伤纸，纸贴之又易脱，粉涂则字不没，涂数遍方能漫灭。唯雌黄一漫则灭，仍久而不脱。”

说话不负责任、信口开河，前面说后面改，可不就是信口雌黄吗？

前面提到的王衍，结局如何呢？《晋书》说，永嘉五年（公元311年），王衍被石勒率领的汉赵军队所俘，仍未改信口雌黄的毛病，对石勒说自己“少不豫事”，“欲求自免”，石勒听后大怒：“君名盖四海，身居重任，少壮登朝，至于白首，何得言不豫世事邪！”王衍因之未能幸免，遇害时56岁。

## 黄金台(下)

漫“说”京剧 赵洛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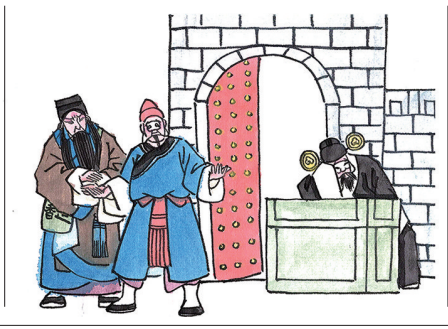
伊立听说太子藏在田府，立马带人造访。田单急中生智，把太子扮成自家妹子。伊立搜了半天，啥也没找着，只能悻悻走了。入夜，田单拉着“妹子”装成进香的人，混出关卡溜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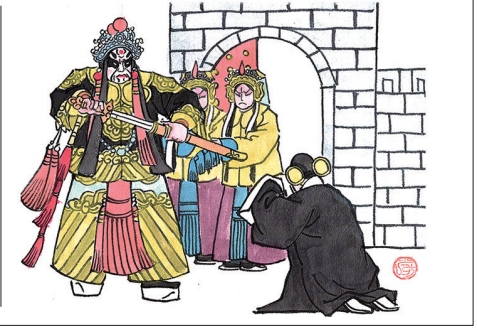
连夜搜府查世子，不见踪迹转回程。



乔装改扮女儿身，弃官保主另投生。



急急忙忙奔关前，巧言行贿混出城。



听说世子逃出城，快马加鞭紧追赶。

## 成语故事

### 众口铄金 高西浪

寡人缺个专属BGM，你去铸一〇超级大钟，让它奏出最雅之音。



大王，上次铸钱已经劳民伤财，这次再铸钟怕是要民怨沸腾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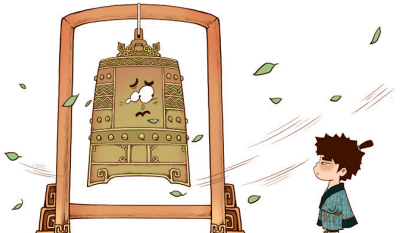
那就让伶州鸠负责铸钟的事吧。



大钟铸成，便是大功一件。钟音定是 最为和雅之声。



百姓所爱之事，很少有成功的；百姓憎恶之事，鲜有不失败的。现在百姓怨声载道，岂有和谐之音呢？



你这是诽谤寡人的功业！



万众一心，则坚如磐石；众口铄金，则积毁销骨啊。



周景王不以为然，不久，他去世了，大钟也成了被冷落的蒙灰之物。



风再大也吹不动有根的判断，让我们擦亮眼睛，锤炼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，打造坚韧有智的头脑吧。